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七卷

北語詈人曰雜種，此二字見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云：暖濕生容，暖濕生於毛風，毛風生於濕元，濕元生羽風，羽風生暖介，暖介生鱗薄，鱗薄生暖介。五類雜種異乎外，尚形而蕃。始安周筮頤撰錄宋已來詠美人詞為《寸瓊詞》，得一百七十闕，凡前人未備之題，皆自作以補之。其詠今美人足《念奴嬌》一闕，已錄前話矣《菩薩蠻·美人辨發》云：

同心三縷青絲綰，絲絲比並情長短。背立畫圖中，巫雲一段鬆。羅衫防污去卻，巧制烏綾托。私問上鬟期，平添阿母疑。

《定風波·美人渦》云：

容易花時輒玉顏，柔情如水語如煙。春意欲流人意軟，深淺，藏愁不夠恰嫣然。都說個儂禁酒慣，防勸，無端掩笑綺筵前。吹面東風梨暈懶，妝晚，鏡波無賴學人圓。

《減字浣溪沙·美人唇》云：

記向瑤窗寫韻成，重輕音裡識雙聲，石榴嬌欲競珠櫻。笛孔膩分脂量■，繡絨香帶唾花凝，憐卿吻合是深情。

《沁園春·美人舌》云：

慧茁心苗，欲度靈犀，溫香自然。恰鸚鵡客去，香留茶盞。鸞箋句秀，粲說花妍。金鑰深局，玉津蜜漱，消得神方長駐顏。圍曾解，羨瀾翻清辯，巾幗儀連。簪花格最嫵媚，更妙吮香毫越恁圓。甚小玉偏饒，幽懷易泄。阿侯乍學，泥語輕憐。一角溪山，廣長真諦，只在紅樓斜照邊。閒憑弔，憶楚宮淒怨，捫竟三年。

《減字浣溪沙·美人頸》云：

延秀洛川鶴未翔，蛺蝶玉映鏡中妝。低垂膩粉卻羞郎。書雁遲回勞引望，繡鴛俛傍慣交相。溜釵情味■囊香。

《鳳凰台上憶吹簫·美人胸》云：

酥嫩雲饒，蘭薰粉著，羅裙半露還藏。乍領巾微褪，一縷幽香。依約玉山高並，皚皚雪，宛在中央。難消遣，填膺別恨，積臆春傷。閨房，別饒光霽，只風月叨陪，僂倖檀郎。更三生慧業，錦繡羅將。雲是掃眉才子，渾不讓，列宿文章。論丘壑，遙山澹濃，占斷眉場。

《減字浣溪沙·美人腹》云：

妙相規前寫秘辛，圓肌粉致麝膺溫。個中常滿玉精神。郎若推心誰與置，天教貯恨不堪捫。■周飢可奈別經春。

《白蘋香·前題》云：

屬稿未須鳳紙，兜羅穩稱瓊肌。宣文豔說女宗師，不數便便經笥。玉抱香詞慣倚，珠胎消息還疑。畫眉也不合時宜，約略檀奴風味。

《減字浣溪沙·美人臍》云：

可可珠容半寸餘，麝薰溫膩較何如。帶羅微勒惜凝酥。酒到暫能酌絳脣，藥香長藉暖瓊膚。夢中日入葉禎符。

前調《美人肉》云：

絲竹平章總不如，屏風誰列十眉圖。收藏慣帖是郎書。

似燕瘦才能冒骨，如環豐卻不垂腴。雞頭得似軟溫無。

《減字木蘭花·美人骨》云：

陽秋皮裡，何止肉勻肌理膩。玉瑩冰清，無俗偏宜百媚生。銀屏讀曲，藥店飛龍為誰出。袒腹才難，消得文章比建安。

《金縷曲》前題云：

畫筆應難到，稱冰肌，清涼無汗。摩訶秋早，妙像應圖天然秀，難得神清更好，憐■巢掌中嬌小。不把畫場雙眉鬥，恰青衫未抵紅裙傲。論高格，九仙抱。

嗤他皮相爭顰笑，漫魂銷，花柔疑沒，肉勻足冒，可奈相思深如刻，瘦損香桃多少。怕玉比玲瓏難肖，知己半生除紅粉，莫艱難市駿金台道。■無俗，是同調。

《滿庭芳·美人色》云：

倚醉微赧，倦羞淺絳，相映妒煞桃花。豔名增重，顰莫效西家。旭日F 2 7窗穿照，光豔射，和雪朝霞。東風裡，紅紅翠翠，生怕繡簾遮。嫌他，脂粉污，蛾眉淡掃，芳澤無加。更佳如秋菊，鮮若晨葩。任爾芙蓉三變，濃和淡，莫漫驚誇。蘭閨靜，秀餐長飽，相對苦窗紗。

已上各闕，置之《茶煙閣體物集》中，允推佳構，《寸瓊詞》未經印行，故錄之。

京師名伶梅巧玲色藝冠時，丰姿俠骨，都人士稱道弗衰。今日聲名藉甚之梅蘭芳，其父曰竹芬，巧玲其大父也，歿於光緒壬午冬，先桑尚書文恪一日。文恪壽逾八秩，梅年僅四十耳。京曹某撰輓聯云：「隴首一枝先折，成都八百同凋。」殊典雅工切。相傳某省孝廉某，以下第留京師，與梅昵，罄其資，長物悉付質庫，幾不能具饗餐。唯一僕依戀不忍去。會春闈復屆，竟不能辦試事，方躊躇無措間，俄梅至，僕憤懣，■之門外，且謂之曰：「為汝免故，雖典質亦無物，即功名亦何望矣。汝免胡為乎來，豈尚有所希冀耶。」梅婉言遜謝之，至於再三，僅乃得見。則袖出百金遺孝廉，囑屏當赴試，並盡索其質券，及中空之行篋，鄭重別去。比孝廉試畢返寓，梅則以篋至，而向之珠者還，璧者歸矣。榜發，孝廉捷，壹是所需，梅獨力任之，若李桂官之於畢靈嚴也。孝廉感且愧，僕尤感激涕零，鞠躬亟謝，稱之如其主，且謂之曰：「曩唐突，謬免君，誠吾過。幸恕吾，免吾可。」梅仍遜謝之，■■然無得色。此事梅固難能，此僕亦豈易得耶。又某太史，亦以昵梅故致空乏，顧舉債於梅數百金，旋逝世，無以斂。諸同鄉同官集而為之謀。久之，殊無緒。俄傳梅至，以調理債來也。梅入，哭甚哀，出數百金券，當眾焚之，並致賻二百金，敘述生平，聲淚俱下。聞者多其風義，為之感動，咸慨慷脫驂，咄嗟而成數集，得舉賓返妻孥焉。梅之軼事，類此尚多，此尤拳拳者。

曩集六朝文為聯云：「翡翠筆牀，琉璃硯匣；芙蓉玉碗，蓮子金杯。」又集王子安文賀某友新婚聯云：「花鳥綵紅，蘋魚漾碧；芝房疊翠，桂廡流丹。」兩聯皆豔絕。友所居，院中有叢桂，尤妙合。

餘客揚州三年，聞豔異之事二。其一即前所述瓊花豔遇。又紅水汪某巨宅，常見怪異，主人弗敢居，曠廢已久。花傭某就其後圃居之，雜蒔群芳，兩年來竟無恙。有方塘闊畝許，遍種紅蓮。戊戌夏，花尤繁密。每瓣上皆作美人影，勾勒纖致，若指甲掐印者然。一時傾城往觀，或詭為妖異，或驚為豔跡，有形諸歌詠者，餘聞之某分司雲。

蘭陵酒，出常州，比紹興酒稍濃醖。鬱金香酒，出嘉定南翔鎮，色香味並佳，略似日本紅葡萄酒。兩種酒名，恰合「蘭陵美酒鬱金香」之句。

梁周興嗣《千字文》，後人多仿之者，錯綜組織，極勾心鬥角之妙。光緒丙申，南皮張相國文襄六秩壽辰，黃岡令楊葆初重次千字文為祝云：

盛績若虛，舊弦斯改。海內龍門，朝端鳳彩。

吹垢巨卿，釣■大老。化贊璣衡，身真國寶。

義農御宇，岳牧效忠。要荒遐服，罔敢不同。

冠弁百僚，凌駕萬物。跡邇陶桓，道遵羊叔。

鑒操人倫，慕者神往。周甲筵歡，見丙星朗。  
孝達張公，八州制府。尹切匡時，榮能稽古。  
皇都近邑，世宙植槐。璇樓篤祐，玉燕投懷。  
光祿封君，貴陽霸寵。伯舍棠貽，庭階蘭拱。  
英姿俊穎，實育令儀。五事作■，四箴慎宜。  
少侍父誠，■受母言。清席暑退，眠牀冬溫。  
劭弟恭兄，餘力遊藝。讀典玩墳，笱束鱗次。  
疑意把疏，辨釋涇渭。晝昃匪餐，夜寂寡寐。  
性耽丸墨，秦莽唐妍。紙筆驅遣，隸邈草顛。  
累葉組纓，易猶取芥。綺歲調笙，名場獲解。  
驥舉■招，仙裳聚會。當空扶搖，唱傳殿陛。  
獨對廊垣，霜嚴白簡。屬稿藏箱，射的持滿。  
抗奏論嫡，嗣位則正。伏闕悚惶，兩宮動聽。  
譏彼挈楹，笑顰隨俗。史牒照垂，晦微洞燭。  
川楚臨安，使■歷稅。靈隱禪心，劍南驢背。  
耳熟鍾琴，瑟居想漢。浴色染藍，面執羔雁。  
浮辭息韓，俳體誚幾。愛士等李，逸群立稽。  
仁主躬勞，孰荷巨任。適被旁求，羸車入晉。  
戶傷索漠，飯飮沙糠。條黜納貢，察薄畝糧。  
秉節領表，俯字象郡。青犢凋散，野黎綏定。  
法羌短髮，厥貌甚殊。藉途伐虢，律罪必誅。  
璧恐毀趙，將恃廉頗。巾扇指顧，千營濟河。  
文淵既克，賊渠糜焉。矢翦滅此，飛信遙宣。  
聖慈量惻，調且姑容。新飄翠羽，答女之庸。  
方城寥曠，宅市紛羅。假通馳路，墳益終多。  
密陳廟堂，帳帷即止。惠政始聞，外懼續起。  
日本處東，臣節素守。壹旦肆叛，竟甘禍首。  
獸逐鳥駭，奄覆高麗。陪京嘯逼，邛洛振基。  
維王特命，催履建業。輦轂無驚，知囊有策。  
寓箋比得，潛資默助。說妙轉環，伊呂相傳。  
和戎魏絳，更辱親行。枝梧侈口，溪谷難盈。  
訓語煌乎，尺寸勿讓。委土奈何，師丹善忘。  
畫約夕出，率與設盟。孤軍深壁，誰似田橫。  
感戚悲鳴，上弗雲可。非直是矜，盡其在我。  
西塞魚肥，回軻過再。輕蓋徊翔，水曲如帶。  
薪積常虞，湯熱思去。莫以遒閒，而亡遠慮。  
昆岫沉冥，氣■杏鬱。鼓運洪鈞，良金載躍。  
懸機左幹，抽綿紡絲。男丁婦巧，紉布靡虧。  
厭造銀圓，弊矯疲弱。致富阜民，於茲亡落。  
磨利用長，飽騰所據。欲曜聲威，刻興火器。  
談兵每精，戚果推最。武學豫修，承平攸賴。  
杜夏池房，樂並貳省。廣匹實歸，尊經並永。  
商務亦詳，竭理充極。分骸別毛，諸音坐習。  
流離困殆，禹稷已飢。勸穡增稼，施食及衣。  
盜發禽捕，淑問審刑。養目治翳，惡竹斬根。  
雞黍念友，石貞漆堅。俠腸夙具，優孟豈煩。  
賓從兩集，亭臯欣踐。桐門陰涼，鞠寒華晚。  
陟弔升嚴，尋碑摩碣。銘眺岱阿，歌聆敕勒。  
恬靜謙畏，悅淡恥威。糟姜烹菜，膳佐杯盤。  
義莊潔祀，木枇倅存。祭嘗足給，敦睦故園。  
兒號寧馨，家駒響好。右啟後昆，賢書登早。  
庶美合觀，德猷交祉。佳矩景林，茂規超阮。  
中秋初吉，酒奉觴稱。辰暉映燁，月魄生明。  
九重露沛，珍異競來。雲章寫福，詩詠孔皆。  
帝曰康哉，功惟嘉乃。賞紫圖形，為天下宰。  
蒙也列職，自謝愚賤。地攝黃岡，仕志赤縣。  
泰仰宗工，霄澄珠宿。夫子牆瞻，卑官才陋。  
引爵接步，願結因緣。誠傾元禮，情移成連。  
拜手謹頓，敬慶鬆季。

又相國門下士姚汝說集《漢書》句為壽序，尤工巧典重，為相國所擊賞雲。

定遠方蓮舫《蔗餘偶筆》云：「李復堂、鄭板橋書畫精絕。復堂為人題大士像云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』或訝其不倫，復堂窘甚。板橋曰：『何不云：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』」按：宋龐元英《談藪》云：「甄龍友雲卿，永嘉人，滑稽辯捷為近世冠。嘗游天竺寺，集時句贊大士，大書於壁云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』孝廟臨幸，一見賞之。詔侍臣物色其人。或以甄姓名聞曰：『是溫州狂生，用之且敗風俗。』上曰：『唯此一人，朕自舉之。』甄時為某邑宰，趨召登殿。上迎問曰：『卿何故名龍友？』甄罔然不知所對，既退乃得之曰：『君為堯舜之君，故臣得與夔龍為友。』由是不稱旨，猶得添■。後至國子監簿。」方氏所記李、鄭二公之事，殆與昔人暗合耶？抑板橋曾見《談藪》，值復堂詞窘，遂舉以相語耶？

蘭陵先生言，江陰舊俗敦尚節義，女子或在室喪所夫，雖未經納采問名，但有片言婚約，亦必矢死靡他。有巨室某氏女，早失怙恃，僅依兄嫂。已聘未字，俄聞婿訃，誓守不字之貞。經婿族婉謝，兄嫂諄勸不為動。稍強之，則以委身江流、畢命■索為言，

自是無敢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者。女婉變明慧，固掃眉才子也，詠絮無慚謝女，頌椒不數臻妻。日唯閉閣焚香，游思竹素，消遣歲月。會郡城創立女校，重女才德，聘為教習。女謂吾斯能信，欣然稅駕，遂擁臯比。甫及半年，而向之風骨稜稜者，今則言笑晏晏矣；向之凜然難犯者，今則溫然可即矣。嫂氏窺之於微，微語其兄，謂可因勢利導也。適同邑某明經方謀膠續，姑試婉商於女，女則不置可否，嫣然一笑而已。則亟托蹇修為之作合，匝月而嘉禮告成，改歲而寧馨在抱矣。慨自廉恥道喪，綱常弁髦。明達士夫，不幸而丁易姓改步，往往回跡心染，首陽之節不終，而托為一說以自解。矧考之《禮經》，婦未廟見無守誼，雖宋儒亦謂然；女之改弦易轍，即謂禮亦宜之可也。唯是學堂之變化氣質，神奇朽腐，開通閉塞，何其神速一至於斯也。其諸明效大驗，可以舉一反三，有移風易俗之責者，當知所先務矣。

近於某友處見某校書寄某君函稿，詞旨清麗，尤有風格，亟錄如左：

某君足下：瀛■需判弋藝，弦柱■句更。馳■依依，興懷昔柳。伏維畫畫，管鑰雄□。丹霞白雲，並峙芳馨。謝岩只赤，春草未歇。公暇舒嘯，宜多遙情。猥以蒲姿，曩承青睞。落紅身世，托護金鈴。香桃刻骨，未喻銜感。近狀乏淑，途窮多艱。六月徂暑，嬰■垂絕。叨蔭慈雲，僅續殘喘。蠶絲未盡，鮒轍滋甚。顧影自悼，畫眉不時。烏衣薄游，寧少王謝。玉鍾彩袖，難為慙慙。空谷足音，益復岑寂。有帖乞米，無人賣珠。夕薰不溫，年矢復促。蹙蹙末路，高高■移台。百{直心}相煎，半籌莫展。支離病骨，誠何以堪。遙夜易淒，怨魄流照。俯仰今昔，悲從中來。卷盡蕉心，誰復知者。言念君子，文章巨公。情生於文，自極斐■。不揣封菲，輒呼鞠窮。寧忘非分，所恃過愛。貽書付雁，損惠舒覺。鵠◀來矣>德音，若望雲霓。歇浦□江，程不五日。孱軀粗適，甚願趨侍。■帷蒞止，彌切忭迎。清冬■寒，伏冀珍攝。

末署「沐愛某名肅拜」。清時軍府末弁，對於所隸自稱「沐恩」，此「沐愛」二字仿之，殊新雋。

某君贈彩雲校書聯云：「丰采南都卞賽賽，舊游京洛李師師。」

近人某筆記云：「道光二年，山東某縣令登泰山，觀沒字碑，剔蘚摩挲，忽於碑肋見一『帝』字，筆畫古秀，拓數十紙，流傳京師。後甘泉謝佩禾曾目驗之，故有句云：『偶讀一碑惟帝字。』」按：此說信然，則與中嶽嵩高廟石人頂上「馬」字同為瑰寶矣。又江蘇上元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蕭秀西碑，相傳唯碑頤及碑陰曹吏等題名尚存，碑則全泐。餘嘗命工精拓數紙，完整者猶數十字矣。

外國銀幣，品類至繁，花紋各異，不下三千餘種，略舉其名：英曰先令，行於印度者曰羅比；法曰佛郎，行於越南者曰比阿斯德。德曰馬克，俄曰羅般，奧曰福祿林，意曰賴兒，荷曰結利特，葡與巴曰密勒，丹麥與瑞典曰列斯大拉，班曰秘西■，秘曰沙而勒，美利堅、智利、科倫比亞等國，皆行墨西哥之秘瑣。其他小國，或自鑄幣，或奉大國之制，弗可得而詳也。銀幣輕重之差，較之中權，自一錢餘至七錢有奇不同。然最以墨西哥之秘瑣，重七錢二分為中制，即中國通用之鷹洋也。又銅幣之名，英曰本土，法曰生丁，德曰弗尼，俄曰古貝，奧曰紐扣而哲。餘未詳。

西國近事有盧森堡女王為俘一則。女王年甫及笄，嬌■零絕倫。德人攻入盧森堡，王率其大臣數人督軍過橋以阻之，德人囚之於魯倫堡附近之某邸。夫礮石不敵，而竟敢與抗，誠美而有勇，雖囚猶榮矣。考盧森堡國與比、法為鄰，為德、法往來必經之路，全國九百九十九方英里，人民二十六萬，陸軍一百五十人，歲入英金六十八萬鎊，一至小之獨立國也。因憶吾國從前藩服，有坎巨提者，回疆部落也。《新疆識略》及《西域水道記》謂之乾竺特，《大清一統輿圖》謂之喀楚特，《中俄交界圖》謂之棍雜，向來臣服中朝。光緒十七年，英人有事於回疆，欲假道坎中，辟一通衢，以固興都哥士山門戶，使俄人不得越帕米爾東行。坎王稱兵拒戰，屢經敗北，率其眷屬而逃，英人遂欲據其版圖。適薛叔耘京卿出使英、法、義、比，屢經爭辯，僅得存宗<sup>1</sup>，別立新王摩韓美德拿星。自後恪奉正朔，每年入貢沙金一兩五錢，例賞大緞二匹，視同霍罕安集延巴勒提拔達克之類，謂之朝貢之國。考坎巨提地僅百餘里，人民一萬餘，更小於盧森堡十分之九。迄今時異世殊，區區徼外彈丸，當軸宜未遑措意，其得免於蠶食鯨吞與否，在不可知之數矣。

曩餘客京師九年，四印齋夜談之樂，至今縈係夢魂焉。半塘老人工雅謔，多微辭，嘗曰：「餘聞文字與事之至不貫穿者有三：法越之役，媾和伊始，法人多所要求，吾國悉峻拒，不稍假借。某報紙著論有云：『我皇上天威震怒，一毛不拔。』又內閣茶人作燭籠，一面書『世掌絲綸』四字，蓋直廬有是扁額也；一面苦無所仿，則率用『花鳥怡情』四字。近會典館纂修闕員，初擬屬之會稽李莼客侍御，莼客辭，則以屬之黎陽部郎。此事較之報紙之論、燭籠之字，尤為不貫穿之至者也。」

曩餘客京師時，燕蘭妙選，首推四云：曰秦雲，以娟靜勝；曰華雲，以濃粹勝；曰怡雲，以瑩潤勝；曰素去，以秀慧勝。秦、華早馳芳馨丁光緒壬午、癸未間。怡、素稍晚出，素尤工書法，往往契合騷雅。寧鄉程子大《都門雜詩》云：

舊游閒憶道州何，索畫憑肩幾按歌。

今日四雲寥落盡，更誰拋髻唱黃河。